

社會發展史略



810
北京書店印行

從猿到人過程中勞動的作用

——恩格斯著——

經濟學者們說，勞動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給了它材料，而它把這些材料變為財富。然而它還不盡如此。它是人類生活底第一個基本條件，甚至它是這樣的重要，使得我們在某種意義上必須說：勞動創造了人類。

在好幾千萬年以前，在地質學上叫做第三紀的時代——究竟在第三紀的那一時期現在還不能十分確定，大概是在末期——在熱帶某地生活着一種高度發展的類人猿。那時的熱帶很可能是一片大陸，它的位置現在已經沉在印度洋的海底。達爾文曾經把我們底這些祖先們大致的模樣描寫給我們知道，它們滿身長着毛髮，有鬚和有尖的耳朵，成羣結隊的生活在樹上。

最初，大概是由於它們特殊的生活方式的原故，由於在攀援時手和脚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因此，這種猿類在平地上行走很是不慣，而漸漸採用了立行。這是從猿轉變到人的一個有決定意義的步驟。

現在活着的所有的類人猿也都能直立和以兩足前行。但僅只在需要的時候才這樣做，並且是非常勉強的。它們天然的步行是採取半直立姿勢並且需要手的幫助。大多數的類人猿是先用拳頭支在地七，再舉足向前伸展到兩長臂之間，然後走動，恰像跛子扶着兩根拐杖行走一樣。一般地來說，我們可以觀察到在猿類中有從四肢行走到二足行走間所有的過程階段。但是其中沒有一種猿類能把兩足行走作成經常的習慣。

假如我們承認我們披毛的祖先的直立行走最初成為一種習慣，後來漸漸又成為一種必要的話，那末，

我們必須假定手在這個時期一定擔負了其他的任務。在猿類就已經有了手足功用底明顯的分工了。像我們剛才說過那樣手和足在攀援時就是以不同的方式來運用的。這時，手主要地是用來攫取食物，正像在下等哺乳動物中前肢所已能够起的作用一樣。大多數的猿類，還用手在樹枝上築巢，甚至像黑猩猩還能用手在樹枝間造屋頂來抵禦氣候保護自己，它們又用手來拿短棍抵禦敵人或者用果實或石頭在擲擊敵人。當它被人捕獲之後，它也能用手來模倣許多爲人所不注意的動作。但是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即使在這和人相似而未發展的手和經過好幾十萬年所形成的人手之間的距離還是不可以道里計，手上的骨骼和肌肉底數目和一般的構造雙方都是一樣的。但是即使是最低級的野蠻人底手都還能够做百來種爲猿類所決做不到的動作。就是一把最粗糙的石刀猿手也是決不能做成功的。

我們的祖先從猿轉化到人幾千萬年的過程中，使得它們的手能够學習來適應爲環境所要求的動作。這種動作在一開始時，只能够是非常簡單的。最低等的野蠻人，他們現在雖然是在退化到動物狀態和同時在身體上也日漸退化的情形之下，但是比起這種過渡階段的生物來還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從這時到人類能够用他的手把第一塊石頭做成刀子的時候，其間可能已經經過一個很悠久的時間了。而那一段時間若和我們所知道的有史時期來比較，那是不知要長多少倍的。但是人類終於向前邁進了這有決定意義的這一大步；手被解放了，並且漸漸能够獲得更多新的技能。而這樣獲得的靈巧便遺傳下去，一代比一代進步。

這樣看來，手不但是勞動的器官，並且還是勞動的產物。只有由於勞動，由於經常的向新動作的適應，由於已得特殊肌肉底、韌帶的、——在長時間內還有骨骼底構造的遺傳，和只有由於這些遺傳下來改良過的東西在新的、——常變化的動作上底新的應用，人手才能有高度完善的發展，才能產生拉飛爾（RAPHAEL）底繪畫，懸爾瓦爾德孫（THERWALDSEN）底雕刻，以及巴加尼尼（PAGANINI）底音樂。

但是手並不是一種孤立的東西，他僅僅是整個複雜機體底四肢底一部分。凡有利於手的，也會有利於整個身體。手爲身體而服務——這兒有兩種服務的方式：

第一，是由於達爾文所稱爲相互助長法則所得的結果。依據這一法則，我們知道一個有機體的某一部分底特定形態，是經常和另一部分的相當的形態聯結着的，雖然在表面上它們似乎是完全沒有關係的。一切具有無細胞核的紅血球和以二個關係來聯結後腦骨與第一節脊椎骨的一切動物，無例外地都有乳腺來哺養其幼子。同樣在哺乳類中偶蹄類的蹄，通常是和用來反芻的複雜的胃囊相聯系着的。身體某一部分形狀的改變，常使其他部分也引起改變，不過我們不能解釋其間的聯系。所有藍眼睛的白貓總是——或差不多總是彈弓。由於這相互助長法則人類雙手漸漸地改進，和隨着手的進步而逐漸發展的兩腳的立行，自然毫無疑義地要反作用於機體的其他部分，但是對於這些作用的研究，現在還非常地少！所以我們除了如以上做的一般的概說外，不能做更具體的確定。

第二，比較重要得多的是手底發展對於其心機體的直接的和可以證明的那些影響。像我們所說過的那人猿，我們似猿的祖先是一種社會的動物。人類是一切動物中最社會化的一種，因此他顯然不能從一種非社會化的最近的祖先發展而來。由於手的發達，由於勞動，人類開始了對自然的統治，這種統治隨着人類水平每一個新的進步而逐漸擴大。他們不斷地從自然現象中發現出新的，過去所不知道的種種屬性，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勞動的發達必然使得各個社會成員更緊密地結合起來。互相幫助和共同協作的情緒漸漸多起來了，而這種共同協作對於每一個人都是有利的，這一點也越來越明白了。總之，這個正在變化中的人類已經發展到這樣一個地步，他們彼此間不得不說話了。

需要產生了它的器官。猿類不發達的喉管漸漸進化了，從一種音調到另一種改進的音調，而口部的器官也慢慢地學會了一個個清晰的字母的連續的發音。

這種從勞動當中，和由用勞動來解釋語言的產生是唯一正確的解釋。這可以由動物比較來證明。動物之間，即使是高度發展的動物，它們彼此所要講的話很少，而這些很可用不連續的語言來交換。在大自然狀態中，沒有一種動物會感覺到不能夠說或不能夠聽懂像人類底語言是一種缺陷。假如它經過人類底訓練，則情形完全不同了。狗和馬在和人的往來中對於人的語言，聽覺是很敏銳的，在它們想像得到的範圍內，隨便那一種語言都能夠學會聽懂的。甚至它們可以得到對人表示敬意、感謝等等，它們向來沒有的那

種感覺能力。常常和這些動物接近的人往往不容易相信，這些動物現時之不能說話，是常常會使它們感到是一種缺陷，不過它們的發音器官已經向某個方向專門化的發展了，所以這種缺陷是不容易補救的。可是，如果有了發音器官，那末，這種不能說話的情形，在某種限度內是可以克服的。鳥類底口部器官和人類的口部器官可說是最不相同的了，可是鳥類却是唯一能够學習人類說話的動物。鳥中具惹人厭聞的聲音的鸚鵡，說起話來却說得最好。我們不要說它不懂得它自己所說的是什麼。不過它之不斷地無對象地重複它那些句子完全是出於它喜歡說話和喜歡和人類往來罷了。但是在它能够想像得到的範圍內它是能够學會懂得它所說的話底意思的。假如我們以謾罵之辭來教給鸚鵡，使牠能够想像得到這句話的意思（這是熱帶回來的水手們的主要嗜好），然後來激怒它，那末，我們馬上就會看到它會一點也不錯地用它的謾罵之辭來報答我們，好像柏林的一個女商人一樣。有時假如給它美觀的東西看，它也會欣賞。

起初是勞動，然後是由於勞動而產生的語言——這促使猿腦漸漸轉變成相類似的但較大和較完善的人腦的兩個最主要的推動力。隨着腦子的發達，和它關係最密切的工具——感覺器官——也發達起來了。正好像語言底漸漸的形成，必然地和聽覺底改善不能分離一樣，腦子的一般地發達也是和所有感官的發達不能分離的。鷹底眼睛比人能看得遠得多，但人眼底識別力却遠勝於鷹。狗底鼻子比人要銳敏得多，但是它不能够辨別各種事物特有的臭味的百分之一。至於味覺猿類也不過剛剛開始有一點最粗縫的萌芽，而人

類則由於勞動的緣故也最初地產生出來了。

腦子和爲它服務的感官底發展底反作用，和越來越清楚的意識，抽象力和判斷力的反作用兩者在勞動和語言底發達上，給了一個新的推動力。人類勞動和語言上的發達並不是在從猿轉變爲人類之後就此中斷了的，而是在不同的種族與不同的時代依據不同的程度繼續不斷的進行着。有時，在某些地方有可能發生退化的情形，但是當作整個來看它總是大踏步地前進着的。在完成了的人類底向前發展中又增加了新的因素——社會。由於這社會，一方面勞動和語言有了更快的發展，另一方面又有了特定發展的方向。

從住在樹上的猿羣進化到人類底社會之前，至少經過了幾十萬年的光陰——這在地球的歷史上只不過像我們人類生活當中一秒鐘那樣的短促（註）——然而最後終於發展到這一地步。

究竟在猿羣與人類社會之先我們可以找到什麼基本的區別呢？我們底答覆是：『勞動』。

猿羣當它從地上取得或從附近的猿羣處奪來的現成的食物，而能够吃飽時便心滿意足了。爲了獲得新的食料的產地，它們會經過許多次遷移與鬭爭。但除了無意識地排洩出它們的糞便能够做肥料以外，它們却沒有能力來得到比自然所供給的數量更多的食料。一旦所有的產食物的地區都被佔據了，猿類就不能再擴大繁殖了，只能保持一個最大的數量。並且所有的動物對食物都是非常浪費的，而對在胚胎狀態的食物又常常加以摧毀。狼不像獵人一樣，對於才生下來的小羊是不加憐惜的。希臘的牡羊，它們生活在幼

嫩的灌木林中，竟把這塊地方完全弄成不毛之地。動物的這一種「掠奪經濟」在物種底漸變上起了一種很重要的作用。因為這逼迫着動物不得不去適應於和它過去所吃的不一樣的食物，因此它們底血就有了不同的化學成分，他整個身體，漸漸地變化，而同時不能適應環境的物種就被淘汰掉了。

這種掠奪經濟在我們祖先人類化的過程中會起着很有力的推動作用，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因為我們的祖先是一種在智慧上，在適應能力上都比較高的一種猿類。所以這種掠奪經濟就必須越來越擴大它食料植物的數目，而食料植物中可吃部分也越來越多，因而身體內便增加了許多新的材料，造成了人們人類化的化學條件。

可是，這一切還不能就是說本來意義上的勞動。從製造工具起才開始了勞動。然而我們所見到的最原始的工具究竟是什麼東西呢？根據我們從已找到的先史時期的人類底遺物和根據最古歷史時期的種族以及現在最不開化的野蠻人的生活方式所能判斷的最原始的東西究竟是什麼東西呢？這些都是打獵、捕魚的工具，最初都是武器。打獵和捕魚使得它們只吃植物食料轉變到同時也肉食。這又是它們人類化的一個重要步驟。肉類食料包含有為身體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成熟的養料，所以它在消化過程中所需的時間，比起消化其他植物的時間來是縮短了。因此它使人在物質生活上獲得更多的時間，更多的養料和更多的愉快。人類離植物界越遠，它超出於動物界的程度也就越高。正如用植物和肉類一塊兒來飼養野狗和野貓可以使它們

變爲人類的家畜一樣，同時兼吃植物和肉類的習慣幫助了正在進化中的人類底體力和獨立性的發展。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肉食對於腦子的影響。這種爲腦子底滋養和發展所必要的養料使得它比過去更加發達。而人腦就這樣一代一代更迅速更完善地形成起來了。不論主張吃素的先生怎樣不高興，我們必須承認假若不肉食，人類就不會發展到這個地步。雖然在我們所知道的一切人種中，都有一個時期因肉食而進於吃人（柏林人的祖先，范萊塔勃人『VOLTETABEN』或維爾茨人『WILSEN』在十世紀的時候還吃他們底父母），但是『對於我們今天並無妨礙』。

肉食產生了兩種有重大意義的新的進步：火底使用與動物底馴養。第一種進步更進一步地縮短了消化的過程，因爲食料經過火之後已經是成爲半消化的東西了。第二種進步一方面使得我們的肉類食料更加豐富，因爲它和狩獵同樣是食物經常的來源；另一方面又給了我們至少和肉有相等的營養價值的乳汁和從乳汁製造出來的東西，因而這兩大進步就直接成爲人類解^協底新工具。而把它們間接的影響一件一件的來講，那未免離題太遠了；雖然對於人類和人類社會底發展來說，它們實在是有很重要的意義的。

當人類學會吃一切東西的時候，他們也學會了在任何種氣候下過生活，他們分佈到所有能够居住的地面上。他們是唯一具有無上權威的動物。其他動物如家畜和有翼的動物，有的固然也能够各種不同氣候下生活下去，但是這並不^三出於他們底自願，而是和人類在一塊兒才學會了的。並且，人類自從原來一年

四季差不多一樣熱的熱帶遷到比較冷和在一年中分成春夏秋冬四季的地帶以後，人類於是就產生了新的要求：住房和穿衣來抵禦寒冷與潮濕。同時也產生了新的勞動領域和因之而來的新的勞作，人類與動物之相去，於是更遠了。

由於手、發音器官及腦子的共同作用，人類變成有能力來做出更複雜的動作和有能力來設立和達到更遠大的目的。這不僅是對每個個別的人來說是正確的，就是對於社會來說也是如此。勞動本身也是一代一代地變化，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樣化。狩獵和畜牧以外，又有了農業，農業以後又有了紡紗和織布，然後又有了冶金、陶業和造船等等。有了手藝和商業以後，最後又發展了藝術與科學。從部落中形成了民族和國家。於是法律和政治也使發展起來了。和它們同時發展起來的事物在人類的頭腦中幻想的反映——宗教。所有這些形態，首先是表現為頭腦的產物，並且它們似乎是在人類社會中佔着統治地位。與這些形象比較起來，勞動的手所製造的平凡的產物就顯得不重要了。並且甚至就在社會底一個很早的發展階段上（例如就是在原始家族底發展階段中），有計劃勞動能力的頭腦已經能够使用別人的手，像使用自己的手一樣地來執行爲它所設計好的勞動了。

這樣看來，一切在迅速進步的文化上的收穫，好像都應當歸功於頭腦，即歸功於腦子的發展和它的活動了。而人類因此漸漸習慣於以思想來解釋行爲了（自然這需要也定要反映到頭腦中和來到意識中來的）

——這樣便漸漸產生出唯心論的宇宙觀。這種宇宙觀自從古代社會崩潰的時候起就統治着人類底思想。這種宇宙觀即使在現在，也還是很有力量。達爾文學派的唯物論的自然科學家之所以不能清楚地說明人類的產生，就是因為他們沒有認識到他們自己是處在唯心論的影響之下，他們沒有認識到勞動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像我們已經指出來的那樣，動物雖然不能和人類比擬，然而經過它的活動也能够作用於外部的自然。並且，我們也看到經過它們改變了的環境，又反過來改變着它們自己。因為在自然中沒有孤立的東西。事物是互相作用着的，並且在大多數的情形下，正是由於忘記了這種多方面的運動和交互作用，使得我們底自然科學不容易去清楚地認識最簡單的事物。我們已經看到，山羊怎樣阻礙了希臘使它不能成爲有森林的地方。然而在聖，海萊娜(ST. HELENA)的山羊和野豬却最初地給我們造成了一片平原，這個島上原來的植物都給它們吃完了，因而造成了空地，使得後來渡海過來和移植的人能够播種他們帶來的植物。不過動物當它不斷地影響其周圍的環境時是不自覺的，對於動物本身說來是偶然的情形。而人類離動物越遠，那末，他們對自然界所起的作用便更多地帶有經過思索，有計劃性，向着一定的、事先知道的目的前進的特徵。動物在消滅草木時，不知道會產生怎樣的結果。而我們人類之刈草木爲的是在這塊空地上播種莊稼，或者是爲的種植樹木和葡萄，因為他知道這樣他可以得到多倍的收穫。他們把有用的植物和家

畜從一個地方帶到另一個地方，使得它們變成全世界都有的東西了。還不盡如此。植物和動物在人的雙手之下經過了人工養育之後，它們的樣式也都變化了，簡直令人不能再辨別它們原來的形態。我們至今還沒有找到演化成爲穀的那種野生的植物。就是現在我們底狗是從那一種野狗，或現在我們各色各樣的馬是從那一種野馬演化而來，至今也還是一個爭論的問題。

很明顯的，另一方面，我們也並不認爲動物是沒有計劃性的，是沒有經過考慮過它們底行動的。情形完全相反，在有原生質和有生命的蛋白質存在和起反應（它們的定義即由外面的刺激所引起的一種簡單運動）的地方，這種帶有計劃性的行動，就已經以胚胎的形式存在着了。這種反應甚至在還沒有細胞——更不用說什麼神經細胞的時候就已經存在着了。

某些動作，像食蟲植物之捕食食物，在某種意義下也是表現爲一種計劃性的行動。動物隨它神經系統底發展而發展了它們底有意識的、有計劃性的能動性底能力。哺乳動物則發展到了高的階段。在英國獵狐的時候，我們每天都可以觀察到狐對利用地形的知識是非常豐富，它能利用這種知識很正確地來躲避它底追逐者和能够巧妙地用它來中斷它底足跡，受有人類薰陶而比較高度發展的家畜，在我們觀察日常狡猾的動作時，可以見到它和我們小孩子的時代的情形完全類似。假如我們說在母腹內人類懷胎發展底歷史，僅是我們動物的祖先底從生物開始的幾千萬年個體發展底歷史底一個縮影的話，那麼，孩童精神發展底歷史，

也不過是我們祖先——特別是比較近的祖先底智慧史的一個縮影而已。但是動物一切的計劃終於不能在地面上留下它們意志的痕跡。所有意志底痕跡都是屬於人類的。

總而言之，動物僅僅能够利用自然界和簡單地以它自己底存在改變自然界；而人類則以改變自然界使它能爲人類底目的而服務來統治自然界。這便是人和其他動物最後的主要的區別。而在這一區別中起作用的是勞動。

可是我們不要過於誇耀人類如何戰勝自然。我們每一次的勝利，自然都給了我們一個報復。在第一條戰線我們得到了預期的結果，但是在第二條、第三條戰線上我們却得到完全另外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常常把那第一個結果又完全推翻了。在美索不達米亞，在希臘、小亞細亞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爲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伐盡了，但是他們却夢想不到這些土地今天却因此成爲蕪蕪不毛之地。因爲他把森林伐盡之後，水分就不能直接積聚和保存了。住在阿爾卑斯山的意大利人，他們因爲要很小心地培養了朝北山上的松林，而把朝南山上的森林都用掉了。他們却沒有預料到因此却把他們那一區域的牧畜事業都給剷除了。他們更預料不到山泉却因此在一年的大部分時間中變成枯竭，因爲在雨季的時候，水都傾瀉到平地上了。最初在歐洲播種馬鈴薯的人不知道它的粉末也能傳染瘰癧症。因此我們必須記得，我們每進一步，並不能說像一個戰勝者統治一個異民族一樣地來統治自然界，好像我們能站在自然以外來統治自然一樣。

相反地，我們底血、肉、腦子都是存在於自然界中和屬於自然界的。我們所說對於自然整個的統治，只不過是說比起其他的一切生物來，我們 够認識自然底法則和能够正確地運用它而已。

我們一天一天地更多地學懂了自然界的法則，並且認識了我們底干涉在自然行程中所發生的較近或較遠的結果。自從本世紀自然科學得到了大踏步的發展以來，我們的地位也就越來越重要，同時我們也學會了認識至少在我們最普遍的生產行為底較遠的自然的結果。而我們因之也學會來統治這種結果了。這種事情經過的愈多，則人類也就愈將感覺到——不僅感覺到而且也還認識到自身和自然的一致。而自從古典的古代崩潰以後，在歐洲所發生和爲基督教所最高度地形成了的那種把精神和物質、人類和自然、靈魂與肉體對立起來的、荒謬的、反自然的觀點也就愈不可能了。

如果說，我們需要經過幾千年的勞動才會學會了預見我們生產行動底較遠的自然的影響，那麼，我們想預見這些行動底較遠的社會的影響更要困難得多。我們現在再來說一說馬鈴薯和因它而傳佈的癩癩症這一件事吧。

由於工人採取馬鈴薯作爲主要的食料，這對於世界各國人民大眾的生活有着極大的影響，例如，在一八四七年愛爾蘭因馬鈴薯有病的緣故而發生的大飢荒中，有一百萬人死亡和二百萬人移居海外。癩癩和這種巨大的影響比較起來，還算得了什麼呢？當阿拉伯學會蒸餾火酒的時候，他們做夢也不會想到，他們却

因此製造出了使當時還沒有發現的美洲土人漸次滅種的主要的工具。並且當哥倫布發現美洲的時候，他也不曾知道却因此復活了在欧洲久已絕跡的奴隸制度和奠定販賣黑奴的基礎。而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發明蒸汽機的人也決預料不到它就是使得全世界底社會狀態革命化的工具。這也就是說，在欧洲，由於財富集中於少數人這一方面的手中，而廣大的大多數人貧困的緣故，最初資產階級便獲得了社會上政治上的統治地位，以後便不得不產生了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鬭爭。而這一階級鬭爭最後只能夠引到資產階級的崩潰和一切階級對立的消滅——但是經過長期的常常是痛苦的經驗，和對歷史材料的搜集和研究之後，我們在這一個領域上也漸漸學會了認識，由於我們的生產活動所發生的較遠的和間接的社會的影響，而因之我們也就有了可能去統治和調節它了。

然而要想完成這一調節作用，僅僅依靠對他的認識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把我們現成的生產方式以及由它而來的我們今天整個社會制度完全轉變一下才行。

直到現在所有的一切生產方式，都只僅僅追求勞動底最近的、最直接的效果。對於在比較遠的將來由於漸漸地重複和積累而將要發生的結果一直是完全忽視不顧的。原始的土地公有制一方面和人類當時發展底水平相適應，而另一方面是以有用的土地底相當的剩餘做前提的。（這種剩餘的土地是由於原始森林經濟意外的破壞而得到的。）當剩餘的土地消除之後，土地公有制也不復存在了。一切比較進步的方式都是

把所有的人分成階級。於是就產生了統治階級及被壓迫階級。因之利潤就成統治階級去發展生產的推動因素。生產不復限制在被壓迫者所需要的生活必要品底範圍內了。在今天西歐佔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中這一點進行得最完全。在生產和分配中佔統治地位的個別資本家所能考慮的只是他們行爲底最直接的結果。甚而他們只考慮到生產出來的和分配了的商品底利益時，連這個效果本身也完全置諸度外了。在買賣中所獲得的利潤就成爲唯一的生產的力量了。

（原稿至此爲止。從此以下乃寫在恩格斯原稿的第一一頁上，而另外有一個人的筆跡在

上面註明這是上面初稿的最後一頁。）

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古典的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問題僅僅偏重於人類在生產和交換當中的行爲底直接的，可以觀察到的，社會的影響，這是完全和社會組織相適應的。他就是社會組織的理論的外表。各個資本家之進行生產和分配，其目的不過爲了直接的利潤，因此他們首先看到的也只是最近和最直接的結果。如果個別的工廠和商人能夠將他們製造出來的或買進的商品賣出和得到普通的利潤的話，那末，他們就很滿意而對於他們底商品和主顧後來的情形怎樣是不再關心的了。對於他們行動所引起的自然的影響也是如此。當移植於古巴的西班牙人燒掉山上所有的森林，取得它底灰燼，來做一種能夠獲得較大利潤的咖啡樹底肥料時，他們何嘗關心到熱帶的大雨，會把肥沃的黑土壤沖掉，而化成荒蕪之地呢？在直到今天所